

大故事

高阳 著

新世纪万有文库
—— 新世纪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新世纪



新世纪万有文库

本文库为国家“九五”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

大 故 事

高

阳
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故事/高阳著. - 沈阳:辽宁教育出版社,2000.1

(新世纪万有文库·第4辑·近世文化书系)

ISBN 7-5382-5371-8

I. 大… II. 高… III. 历史人物-生平事迹-中国-古代
IV. K82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75805 号

学术策划	王 土 林 夕 柳 叶
文库工作室	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
	王之江 柳青松 袁启江
总 发 行 人	俞晓群
责 任 编 辑	王之江 王丽君
美 术 编 辑	谭成荫
封 面 设 计	郑在勇
责 任 校 对	刘 璞
出 版	辽宁教育出版社(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)
发 行	辽宁省新华书店
印 刷	沈阳新华印刷厂
版 次	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.375
字 数	137 千字 插页 1
印 数	1—3 000 册
定 价	7.60 元

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四辑弁言

在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第二辑弁言里，我们提出十二个大字为“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”：不求显赫一时，但愿传诸久远。两年来，大体上在循这方向工作。

据专家研究，当年王云五先生策划《万有文库》，雄心是要通过这套丛书，使得任何一个人或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，都可以通过最经济、最系统的方式，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。对于云五先生诸如此类的雄心壮志，美国的《纽约时报》曾有论评，说他是在“为苦难的中国，提供书本，而非子弹”。对于当时战火遍地的中国，这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举措。诚如专家们所说，这可能是旧中国的年代里，“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了”。

对于今天的中国，吾辈有幸，已经不复再有书本与子弹之间的选择。但是在人生的历程中，选择终将存在。我们师法先贤，着眼现实，把当今出书的选择重点放在久远，而非一时。我们希望，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急待造就新的公民的过程中，这套书能起到一种基本资料的作用。读者在这里，不大可能发现新潮奇思、时论近说，更不会见到种种足以刺激当代人感官的精神“子弹”。我们希望提供的只是一种真正的“书本”，那些经过历史的久长考验、几世代读者的不断考诂，因而得以积淀留存的

“书本”。在今天做这工作，不免有“老掉牙”之讥，而由我辈过去并无很多历史积累的非王牌出版社行之，更有汲深绠短之叹。但是，据我们浅见，造就一代新民，在众多英豪前瞻未来之余，实在还需要研读旧籍陈典，了解历史故实，掌握前人经验。人类之所以有“书本”一物，其主要功用之一，不正在于此乎？！

按此设想检视，传统文化、近世文化、外国文化三部分，第一、二部分大抵可以仍旧，第三部分则今后需更多侧重历史典籍，及其相关资料。当今满城争说新世纪之际，我们却一再奉劝读者，何妨返顾已经过去的近一二个世纪的世界，看看当年域外诸景，也许对于方今之决策，不无裨益。因为终究来说，我们在新世纪来临之际，也许会想到，中国或许还有一些功课要补做——为了以后更伟大的未来！

一九九九年十一月

本书说明

高阳(1922—1992)是才气纵横、著作等身的历史小说名家。本书是他晚年的述史之作。他既擅长演义故事,又对历史文献尤其是清代史料下过很深的功夫,所以他比一般的小说家富于学问,比一般的史学家善于作文,来写非小说的历史文章,自也别具一格,显著的特点是:事例丰富而绝不空洞,文笔生动而绝不干涩,所谓雅俗共赏,能适合不同文化层次读者的需要。而这,并不是容易做到的。

本书所涉及的都是中国人最有兴趣的论题。《天下第一家》记叙孔子的生平及孔府的演化;《命中注定做傀儡的溥仪》记叙末代皇帝的身世遭际;《状元的故事》、《科场弊案知多少》与《紫禁城蒐秘》记叙清朝故实;《万园之园话圆明》与《明十三陵漫谈》记叙名胜迁变,无不内容充实,娓娓道来,考古论今,时有敏锐独到的识见,而笔力也雄健犀利。如与人辩所谓“香妃”公案,将实在不是对手的论敌逼得语无伦次,并指斥其“对考据的基本修养尚不具备,于清朝的制度人物亦复茫然”——而娴于清朝掌故,能做考据文章,这正是高阳的强项,也难怪他这样出言不逊了。

不过小说家与考据家终究是很难合二为一的。写惯了小说,作考据时也难免逞才使气。比如关于孔子生年问题,《史记》与《公羊传》《穀梁传》的记载相差一年,二说在后世都各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,而高阳因为看到台湾影印的在清一度遭禁的孔继汾的《阙里文献考》,盖以奇货可居,于是深信不疑,先说:

他的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《阙里文献考》一百卷,力辟司

马迁《史记》中《孔子世家》之谬，并根据《春秋三传》中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两传，考定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年，亦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庚子，并非如司马迁所说的周灵王二十一年。民国四十一年重订孔子生日，与议诸学者，可能未见过《阙里文献考》；孔德成先生即有此书，恐亦不便出示，以致错到今天。

再说：

孔子生平，至今将错就错而不改，为后世学者之失。《天下第一家》虽亦近乎“卮言稗说”，但谈到考证，我不是能让人牵着鼻子走的人；中外汉学家皆无视于研究孔家权威之作的《阙里文献志》，而我认为孔继汾考定：“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年，亦即鲁襄公二十一年，周正十月，夏正八月二十一日庚子。”是绝对无法推翻的。

又说：

孔继汾考定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，为突破司马迁以来一千八百余年相因、固结不解的谬误，就学术的观点而言，真是值得浮一大白的成就，竟因帝制的淫毒而埋没不彰，直至民国四十一年，帝制早不存在，而犹不得昭雪，受到应有的珍视。令人扼腕三叹！

一咏三叹，都不免视孔书为独得之秘。其实孔氏之书，在清固曾遭禁，但也不像高阳说的那样，竟蒙冤含屈“直至民国四十一年帝制早不存在，而犹不得昭雪”，或湮没不彰“直至民国五十六年五月，始见钟鼎文化出版公司据初刻本影印”；而“私人著作中亦未见有论述者”云云，

“未见”更不等于没有。其实孔书早在光绪年间就曾重刻印行，论孔子生平的学者早有征引，其尤著者如三十年代钱穆先生作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，首篇《孔子生年考》罗列信从《公》、《穀》说与《史记》说者各二十余家，其中即包括孔继汾在内，而资料来源就是《阙里文献考》。孔继汾之说既非一己的发明，在他前后都另有与之同调者；而他也并没有——事实上也不可能把孔子生年问题彻底解决。高阳以及他所信奉的孔继汾的所谓考证，只是强调《公》《穀》二传早于《史记》，师承有自，所以可信，用高阳的话说，是“公羊高、穀梁赤既为子夏的弟子，则为孔子的再传弟子，亦即所谓‘小门生’，去时未远，甚至亦可能见过孔子”，而“小门生记述太老师的生日，岂能不慎之又慎”。其实《公》《穀》二传并非成于公羊高、穀梁赤本人，作者难以确定（可参看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《公》、《穀》提要），这已是经学史上的常识；而《史记》所载也不会是司马迁的想当然之辞，这个聚讼纷纭的难题并不是如此简单就能一言定讞的。在该文最后，高阳正色道：

现在回到严肃的一面，儒非宗教，但孔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，与耶稣、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同等，日本、德国皆有奉祀孔子的殿堂。孔子的年龄对于汉学界的研究工作，有相当的影响关联。学术为天下之公器，历史以求真为依归，司马迁造成的谬误，既经孔继汾廓而清之，乃复以乾隆的淫威而使得已告澄清的真相，重受蒙蔽，政府主管教育文化的部门，以及学术界人士，允宜对孔子的年龄及生日，重新考正认定，透过适当的管道，明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

说“历史以求真为依归”自然是不错的，真要能将孔子生年考定当然也是好事，但考定孔子的生日是不是具有如此“严肃”的意义，我想是值得怀疑的。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更佩服一些学者所持的通达态度的，例如孜孜用力于诸子系年的钱穆先生在他那部名著中就明确表示，对孔

子的生年，只能姑取一说：

至于详考确论，不徒不可能，抑且无所用。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，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，与世运之升降、事迹之转换、人物之进退、学术之流变，无足重轻如毫发。（《先秦诸子系年考辨》卷一）

而对孔子研究有素的钟肇鹏先生也在《孔子系年》中说：

对于二千多年前的古人的生年差一年，本来不是什么重要问题，何况计年岁上有虚岁、周岁的不同，在古代历法上又有三正的不同，相差一年其实不过相差数月，用不着长期争论考辨。（《孔子研究》增订本一五一页）

高阳恃才独断，未免失之偏执。有时则更流于鲁莽轻率。同文“四配十哲”一节，提到公冶长，谓“关于此人的传说最多，说他懂禽言兽语；又说他是孔子的女婿，都是伶人编出来的”；接着插入一段清末名丑刘三以孔门弟子为幽默之资的逸闻，然后推断“有关公冶长的种种传说，相信亦是刘三开玩笑开出来的”。如此述史，未说太“小说家言”了。按公冶长一度被系下狱，但孔子认定他无罪，坚持把女儿嫁给他，其事明载于《论语》的《公冶长》篇。至于公冶长解禽言兽语的传说，虽然不像前一事那样其来有自，但也至少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有了，梁代皇侃《论语义疏》曾引《论释》：

· 公冶长从卫反鲁，行至二塚上，闻鸟相呼往清溪食死人肉。须臾，见一老姬当道而哭。冶长问之。姬曰：“儿前日出行，于今不反，当是已死亡，不知所在。”冶长曰：“向闻鸟相呼往清溪食肉，恐是姬儿也。”姬往看，即得其儿也，已死。姬告

村司。村司问姬从何得知之，姬曰：“见冶长道如此。”村官曰：“冶长不杀人，何缘知之？”因录冶长付狱。主问冶长何以杀人。冶长曰：“解鸟语，不杀人，”主曰：“当试之，若必解鸟语，便相放也。若不解，当令偿死。”驻冶长，在狱六十日。卒日，有雀于狱栅上相呼，啧啧喳喳，冶长含笑。吏启主：“冶长笑雀语，是似解鸟语。”主教问冶长：“雀何所道而笑之？”冶长曰：“雀鸣啧啧喳喳，白莲水边有车翻，覆黍粟，牡牛折角，收敛不尽，相呼往啄。”狱主未信，遣人往看，果如其言。复又解猪及燕语，屡验，于是得放。

故事传得很广，唐代诗人沈佺期、白居易都在诗文中提到过这个典故；也越传越奇，明人田艺蘅的《留青日札》卷三十一载：

世传公冶长能通鸟语。或言冶长贫而闲居，无以给食，有雀飞鸣其舍，呼之曰：“公冶长，公冶长，南山有个虎耽羊。尔食肉，我食肠，当亟取之勿彷徨。”子长如其言，往山中，果得大羊，食之有馀。及亡羊氏迹之，索得其角，乃以为偷，讼之鲁君。鲁君不信鸟语，逮系之狱。孔子素知之，为之白于鲁君，亦不解也。于是叹曰：“虽在縲绁之中，非其罪也。”未几，子长在狱舍，雀复飞鸣其上，呼之曰：“公冶长，公冶长，齐人出师侵我疆。沂水上，峯山旁，当亟御之勿彷徨。”子长介狱吏白之鲁君，鲁君亦弗信也，姑如其言往迹之，则齐师果将及矣。急发兵应敌，遂获大胜。因释公冶长而厚赐之，欲爵为大夫。辞不受，盖耻因禽语以得禄也。后世遂废其学。

生于明末的清代古史大家马骥把这个故事抄入了他的巨著《绎史》（卷九五《孔门诸子言行》），他当然不会视之为信史，因此加了两个字的评

语：“鄙俚！”故事的来源无从确知，可以确知的是它们不是清末伶人的创作。

傅杰

一九九九年五月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天下第一家 /1

一、四大世家 /1

二、孔子的家世及生平 /5

三、孔子的封号 /6

四、孔子的家乡 /14

五、世系与分府 /23

六、孔家的中兴祖 /31

七、南宗 /36

八、四配十哲 /39

九、孔子生在哪一年 /44

状元的故事 /52

一、金殿射策 /52

二、得而复失 /54

三、失而复得 /57

四、倒楣的状元 /58

五、状元应不应有才 /64

六、父子叔侄六状元 /67

七、状元的兄弟 /73

八、三元及第 /75

九、满洲状元、蒙古状元、长毛状元 /81

十、末代状元 /88

十一、状元夫人 /92

科场弊案知多少 /96

紫禁城蒐秘 /118

一、西洋画家在清宫 /118

二、体和殿上三才宴 /123

三、慈禧太后坐火车 /126

四、钓鱼台沧桑 /131

五、塞拉西与养心殿 /134

六、香妃的真面目 /140

附录：容妃不是香妃(姜龙昭) /145

七、对《容妃不是香妃》一文的回应 /149

附录：我为香妃说句话(姜龙昭) /152

八、我也为所谓香妃再说几句话 /157

万园之园话圆明 /159

一、三山五园 /159

二、圆明四十景 /160

三、特别介绍 /162

四、西洋楼 /164

五、劫火以后 /165

明十三陵漫谈 /167

命中注定作傀儡的溥仪 /174

一、《末代皇帝》代序 /174

二、《末代皇帝》/ 跋 /177

天下第一家

一、四大世家

世世有禄秩之家，称为世家。全世界有四大世家，以年代由近而远而言，一是英国皇室。现在是汉诺威王朝，一七一四年由乔治一世所开创，往上推是一六〇三年詹姆士一世的斯图亚特王朝；一五〇九年亨利七世的都铎王朝；一四一三年的兰卡斯塔王朝；一一五四年亨利二世的金雀花王朝；以及一〇六六年威廉一世的诺曼王朝。有“征服者”之称的威廉一世应是英国王室的始祖。

二是回教创始者穆罕默德。他死于公元六三二年，生年不可考，约为五七一年。无子，由他的自徒弟变为女婿的阿里接续香烟；阿里即为回教什叶派的领袖。其后裔有阿里汉里，是有名的花花公子。阿里汉里之父，久居印度，遇到生日，其信徒奉献金银珠宝，以与体重相等为度，此皆世人所熟知，但乾隆的“香妃”亦为阿里的后裔，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。

据魏源的《圣武记》载：“隋唐之际，其国王（天方国）谟罕赛德者，生而神圣，尽臣服西域诸国，始扫佛教、自立教，造经三十篇，敬天礼拜，持斋戒。传二十有六世，曰玛墨特者，当明之末年，与其兄弟分适各国，始逾葱岭、东迁喀什噶尔，是为新疆有回酋之始。”玛墨特的孙子叫阿布都实特，生子玛罕木特；他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叫布那敦；次子叫霍集占，就是清朝官书中的

“大小和卓木”，和卓木或称和卓，在回语中为掌教之意。

乾隆十大武功中“平回部”就是平定大小和卓木的叛乱。香妃的正式称号为容妃，是大小和卓木的妹妹；在他们兄弟未叛乱以前，清朝于其有恩，因而进妹以示效顺。相传由兆惠俘获此女以献，是不实的记载。

容妃由于语言不通，生活习惯亦不相同，譬如说满洲风俗有喜庆大宴宾客，都是“吃肉”；坤宁宫每天祭神，宰猪两口，而二月初二宫中“吃肉”，皇帝皇后奉太后亲临，是很虔诚郑重的礼节，容妃如在后宫，岂能避而不食？因此，乾隆特为替她造一座“宝月楼”，御制《宝月楼记》云：

“宝月楼者，介于瀛台南岸适中，北对迎薰亭，亭台皆胜国遗址，岁时修葺增减，无大营造。顾液池南岸，逼近皇城，长以二百丈计，阔以四丈计，地既狭，前朝未置宫室，每临台南望，嫌其长鲜屏蔽，则命奉宸，既景既相，约之榑。鸠工戊寅之春，落成是岁之秋。”

“奉宸”即“奉宸苑”，为内务府专管离宫别苑的机构。戊寅为乾隆二十三年，可知容妃入宫，必在一两年以前，得乾隆之宠，故特造宝月楼藏娇。

乾隆之宠容妃，还有一事可证。宝月楼外即是西长安街，乾隆为安慰容妃的乡思，特准回回建西城风味的屋子居住，并造一座清真寺，正对宝月楼，以便容妃遥拜。此地如是老北平都知道的“回子营”。

不过宝月楼已经不存，袁世凯窃国，拆去宝月楼另造一座“新华门”；王壬秋携周妈进宫去看“袁四少爷”，有意装作老眼昏花，指着门额问道：“怎么，叫‘新莽门’？”将袁世凯比作篡汉家天下的王莽，便是此门。

三是日本皇室。日本的古代史只有两部，一部叫《日本书纪》；一部叫《古事记》，成书于七世纪及八世纪，记日本开国的

情况，连日本的史学家，都认为是神话。

据说日本的开国之君叫“神武天皇”，在位七十六年，即位之年为周惠王十七年，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六十年，所以在一九四〇年举行“纪元二千六百年”庆典。其实，不但神武天皇子虚乌有，以下八代天皇，亦无其人——其中有个孝安天皇享祚一百零二年之久，更是奇谈之尤。

据日本通李嘉兄告诉我，日本有些学者认为《古事记》中的第十代崇神天皇，可能是日本开国的第一代天皇。我觉得这话有点接近事实了。崇神天皇元年为公元九十七年，在中国便是汉武帝天汉四年。江户时代九州博多湾志贺地方，掘出来一方金印，文曰“汉委奴国王”。据说是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，日本遣派使者第一次觐见汉光武，受赠此印；加一“汉”字，显然是受封，而不是平行地位的相赠。

陈寿《三国志》的《魏志》卷三十，专记外国，仿佛《清史稿》的《邦交志》，此记最后一目为“倭人”，李嘉兄告诉我，日本的史学家大森志郎博士，以毕生精力完成一部巨著：《魏志倭人传研究》，力辟日本人为“太伯后裔说”。太伯即泰伯，周太王的长子；太王第三子季历，亦有贤名，尤其是有子名昌，更为杰出，太王想立老三，以便传位给昌，但长幼有序，这话说不出口。太伯跟老二仲雍，仰体老父之意，断发文身，自我放逐到现在的太湖流域一带；表面上好像自甘下流，实际上是成父之志，以便传位给季历，再传于昌——周天子姓姬，姬昌便是周文王。

太湖流域如今在全中国是精华所萃的东南财赋之区，当时是尚未开化的“荆蛮”之地；一直到清初，南方人叫蒙古人为“鞑子”，而蒙古及满洲人称南人为“南蛮子”，意即本此。不过蛮虽蛮，却很讲义气，佩服泰伯、仲雍让天下的至德，有一千余家拥护他，立之为君，尊为太伯；太伯死后，仲雍继立，这就是吴国的两始祖，延陵挂剑的吴季子，及为西施亡国的夫差，都是仲雍的子孙。